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

慈禧

宫廷秘史

王振华 / 著

东流水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经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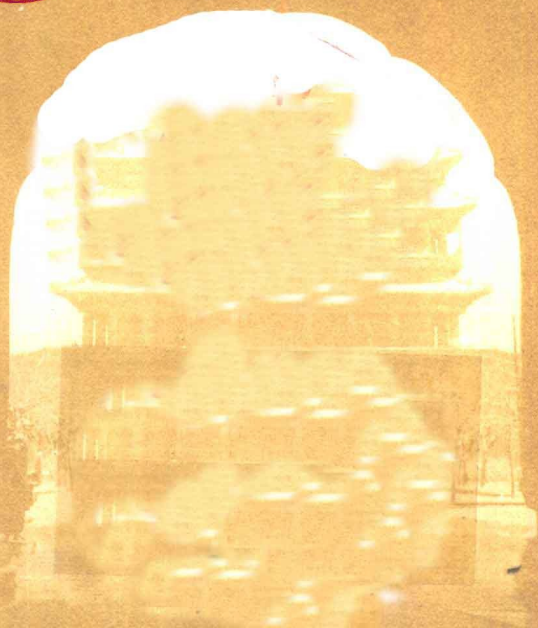
慈禧 宫廷秘史

王振华 /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一位二十七岁的女人，一位如花似玉的女人，一位浑身充满七情六欲的女人。
她是谁？
她是皇帝的女人，居然有皇帝以外的情人。
一位是红墙内的主人，一位是红墙内的狗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慈禧宫廷秘史/王振华著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

1997.4

ISBN 7-5402-0857-0

I. 慈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: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4930 号

责任编辑:里 功

封面设计:李法明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43.5 印张 960 千字

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58 元(全三册)

走出红墙，便是自由的天空，他们为什么在红墙内偷情？

专一是一种美德，但这种美德里包含的是不是爱情本身？

爱情是一种契入，没有商量的爱情又为何这么羞羞达达？

作家王振华创作的《慈禧宫廷秘史》展示的是慈禧与荣禄的爱情故事。

一条狗、一条灰色的狗，正在情山雾海中穿行，或许它正是人们渴望已久的爱情。



第一章

大清朝同治八年秋。

淡淡白云从紫禁城的上空飘过。湛蓝的天空又高又宽广，像用水刚刚洗过一样明净透亮。神秘而空寂的大内，与往日迥然不同，一群一队的宫女、太监，匆匆忙忙地出入于各宫室，不时发出轻轻的笑声。西华门外，停了不少马车、彩轿，从车马、彩轿中走出的王公、亲贵、命妇、格格、贝勒、贝子……都穿着艳丽的服饰，款款走入宫门，涌向坤宁宫。

今天是慈禧太后兰儿的万寿节，难怪宫里宫外忙忙碌碌，热热闹闹。

西洋钟敲过九响，举行贺寿礼的时辰已到。

慈禧太后兰儿头戴金冠，身穿朝服，由贴身宫女秋红扶着，缓缓从西暖阁中走出，升入正殿的御座。

接着，慈安太后也来到正殿，笑容可掬地坐到兰儿的身边。

按宫里的规矩，慈安太后今天是不需来坤宁宫参加兰儿的贺寿仪式的。因为有她在场，礼节上有诸多不便。譬如在座位安排上，既然是为兰儿举行贺寿仪式，就应让兰儿独自一人坐在御座上，接受别人的叩贺。而慈安太后到场，安排她坐在任何地方都不合适。因此，往年兰儿过万寿节，慈安太后是不参加贺寿仪式

的，只派自己的贴身宫女玉子，送来一份寿礼，传来几句祝贺的话就罢了。可今年，慈安太后几天前就传下话来，要亲自参加兰儿的贺寿仪式。

慈安太后此举，原是深藏用心的：其一是前些日子因派荣禄出京剿灭马贼一事，她和兰儿间产生了一些不愉快，企图以此弥合两人感情上的裂痕；其二是想以此压一压兰儿的权势，让所有进宫拜寿的王公、亲贵、命妇、格格、贝勒、贝子都清楚，宫里还有一位比兰儿更尊贵的主子。

兰儿听到消息，始而一喜，觉得有慈安太后捧场，今年的万寿节会增添不少色彩的，不由脸上现出欣喜的笑容；继而细细琢磨，不知为何，已故的乾清宫首领太监田文山秘密托人送来的那张纸条，倏忽间闪现于脑海，不由浑身打一寒噤，冥冥中觉得慈安太后此举，其中定有用心。有什么用心，她一时也猜不出，只是脸上掠过一丝悲凉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对兰儿这一瞬间的感情变化，站在兰儿身边的秋红早已发觉。她不由小声说道：

“东边太后也真能给人出难题……”

“是啊。”在场的翊坤宫总管太监安德海接口附和道，“到时东边太后该坐在什么地方？她若坐在御座上，别人在下面叩头，到底是给咱们主子叩头，还是给她……”

未等安德海把话说完，兰儿就立即制止道：“这事还用你们费心吗！”

安德海吐吐舌头，只好把涌到口边的话咽了回去。

还是兰儿想得开：两宫太后同升御座，拜寿的人心里都清楚，他们是在为谁叩头。因这么一点小事，何必计较呢！

慈安太后落座，兰儿早欠欠身子，陪着笑脸说道：“姐姐有兴来参加贺寿仪式，真使兰儿欣喜万分，感激不尽！”

慈安太后甜甜地笑着，一边用手拉住兰儿的手，一边说道：

“我在后宫耐不住寂寞，来凑凑热闹。妹妹何必多心，说这些无用的话。”

“寿仪开始——”鸣赞官拖着长长的尾音高叫一声。

声音刚落，东西两庑的乐队一齐奏起了音乐。

庄严悦耳的音乐声顿时使殿内殿外的人们都受到感染，再没有一人说话，都象置身于一种特殊的氛围之中，把一切烦恼和不快统统忘掉了。

乐声中，最先进殿拜寿的是同治帝载淳。

他头戴三层宝石冠顶，身穿明黄色龙袍，脚穿绣龙明黄软缎朝靴，轻快地走入丹墀，双膝跪在厚厚的拜垫上，嘴里朗声说着“祝额娘万寿无疆”的祝词，行了三拜九叩首大礼。

礼毕，他抬头看一眼母亲，想说什么，但终于没有说出口。

兰儿知道，皇帝还在为桂莲出宫的事生自己的气。

她一点也不埋怨儿子。她知道，皇帝还小，是不能理解作母亲的一片苦心的。

她宽容地对皇帝慈爱地笑笑，吩咐道：“快起来吧。”

皇帝答应着站起来，走上御阶。

是站在慈禧太后身边呢，还是站在慈安太后一边呢？皇帝略微犹豫一下，还是站到了慈禧太后一边。

接着进殿拜寿的是诸王、贝勒、贝子、文武朝臣；再接着是六宫妃嫔、格格、命妇、福晋。一起走了，一起进来，拜寿者如走马灯似的走出走进，一直拜到十一点多钟才结束。

每个前来拜寿的人，都带来一份寿礼，多寡不同、贵贱也不同。这些寿礼，都摆在殿内两厢的条几上，最多的是玉如意，此外还是金塔、银碗、珊瑚树、玛瑙盆景、各式珍珠、刺绣、古玩等。虽然殿内光线较暗，但这些寿礼依然熠熠闪光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寿宴很快开始了。

男人们都到殿外的廊下入席；女人们都随两宫太后，到一座偏殿入座。

酒菜上齐，鸣赞官高叫一声“开宴——”，乐队奏起了《朝天子》乐曲。

《朝天子》属中和清乐，节奏欢快，音律祥和动听，使人听来不禁产生一种愉悦舒畅之感。

在袅袅乐曲声中，到处传来敬酒的声音、互相恭维的声音和碰杯的声音。接着笑声四起，把宫掖中特有的庄严、肃穆的气氛冲得一干二净。

兰儿只接受了慈安太后和皇帝的敬酒，别人的敬酒一概免了。

廊下的男人们都想进殿给兰儿敬酒，但均被殿丞挡了驾，只放恭亲王奕訢入内，代表所有王公大臣向兰儿敬了酒。

今天，兰儿本来心情很好，和六宫妃嫔、格格、命妇、福晋们有说有笑，同享天伦之乐。可是，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支配下，她发现皇帝对自己有一种隐隐的怨恨，似乎有意躲着自己。她看一眼坐在慈安太后身边的皇帝，她的心头不由掠过一丝悲哀，顿时心情变得不快，眉宇间罩上一层薄薄的愁雾。她的脑海里，倏忽间呈现出桂莲的影子。她扪心自问：我处理桂莲的事有什么不对吗？她想了好久，最终还是认为自己是没错的。她认为自己作为皇帝的生母，应该对皇帝负责到底，不应该迁就他、纵容他，把他推向自毁的道路。在处理母子关系上，自己不应该计较得失，更不应该有任何私心杂念。世人都说，世界上没有任何感情比母子感情更真纯，更伟大。她也是如此认识的。于是，她释然了，心中的不快随即化为乌有。

可是，烦心的事象影子一样，总是离不开她。她又不知不觉地想开了荣禄。她的眼前幻化出一片金戈铁马的战场。战场上，官兵与马贼正在进行激烈的厮杀，刀光剑影中到处是尸体，鲜血

汨汨地流着……突然，荣禄和马贼匪首模格突撞在一起，两人刀枪挥舞，拼力厮杀……眨眼间，荣禄马失前蹄，摔倒在地上；模格突一刀砍向荣禄，一股鲜血冲天而喷……她不禁惊叫一声，晕了过去。

皇帝虽然一直坐在慈安太后身边，一边饮酒，一边听慈安太后讲说先朝宫中发生的奇闻轶事，但隔一会儿就偷偷看一眼母亲。他心里十分明白，今天是母亲的万寿节，自己应该坐在母亲身边，尽儿子的孝道，讨母亲欢心；可感情上却不愿这么做，似乎觉得坐在母亲身边太不自在，有一种压抑感。渐渐的，他发现母亲心神不安，白皙而略显憔悴的脸上隐隐透出一层愁云，甚至偶尔显现出一种痴呆，抑或是木然。血毕竟浓于水，儿子对母亲的爱是永远抹不掉的。他心软了，觉得母亲的所有不快，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，自己不应耍小孩子脾气，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惹母亲生气。他真想立刻走过去，坐在母亲的身边，向母亲赔罪。可是，从小养成的尊贵、矜持和固执，象几只大手抓着他，怎么也放不下自己的面子，故几次站起来又坐下，没有勇气走过去。母亲突然昏晕过去，他刹那间摆脱了任何束缚，不顾一切地冲过去，双手抱住母亲的身子，用颤抖的声音喊着“额娘”，眼泪早扑簌簌地流了下来。

殿堂里很快乱了起来，不少妃嫔、命妇们扔下手中的酒杯，涌向兰儿……

兰儿很快苏醒过来了。

她苏醒后的第一意识是埋怨自己不该在这大喜日子里胡思乱想，造成眼前不该出现的局面。好在她昏厥过去仅一二分钟，殿外的男人们还不知殿内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她急于作出补救，便强打精神站起来，满脸露出笑容，扬着手说道：

“你们别大惊小怪。我没事，不过是心里高兴，多喝了几杯酒，头有点晕。好了，现在没事了，大家各归各位，还是尽兴饮

酒吧。”

殿内立刻恢复了原来的秩序，又响起了频频碰杯的声音。

兰儿坐下，扭头看一眼坐在自己身边的皇帝。

她发现皇帝的脸上挂着泪花，心疼地用手里的帕子帮皇帝把泪擦干，用柔柔的声音安慰道：

“皇儿，快别哭，额娘没事。去陪你皇额娘吧，她满肚子故事……”

皇帝摇摇头，没有说什么。

此时此刻，他多日来因对母亲赶桂莲出宫而形成的不满、怨恨，象一块坚冰，终于被母子之情的炽热烈火，融化得无影无踪。

兰儿见皇帝不动，又催促道：“皇儿，去吧！……额娘不会怨你的。”

“不，朕要陪额娘喝酒。”皇帝用双手搂住母亲的一只胳膊，摇着身子，撒娇似的说道，“儿臣再也不惹额娘生气了。”

他说罢，把嘴凑上去，在母亲的脸上，重重地亲吻了一口，憨憨地笑着，一对小虎牙露在嘴外，显得可爱、又可亲。

兰儿猛地把皇帝抱在怀里，幸福地笑了……

可是，慈安太后却不高兴了，一股酸溜溜的感情涌上心头，雅兴顿然消失殆尽。

……

下午三点钟，进宫贺寿的男男女女都聚在漱芳斋，等着看戏。他们面前的几案上，放着各种新收的水果，一盘盘色鲜味美；茶杯里都盛着香味醇浓的茶水。这是兰儿特意赏他们看戏时食用的。

对面戏台的后台里，三泰班的角儿们早已画好妆，静静地坐在戏箱上，等着开戏。

班主杨兆铭已嘱咐过几次了，要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，把戏

演好，千万别出了差错。现在，他仍不放心，再次吩咐道：

“今日不同往日，是慈禧太后的万寿节，咱们一定要把浑身的解数都使出来……戏演好了，宫里的主子们高兴，说不定每人赏一个金元宝哩！”

角儿们原本就很激动，经杨兆铭这一鼓动，更激动不已，都象喝了酒一样兴奋。

不一会儿，两宫太后和皇帝来到漱芳斋。

所有的人们都站立起来，微笑着迎接两宫太后和皇帝的到来。

兰儿挥着手，示意大家坐下。

她和慈安太后并排走到中间的座位上。皇帝坐在两宫太后的中间。

一阵骚动后，人们都坐好了。倒茶、递毛巾的宫女们都退到了殿外的廊上。殿内迅速静下来，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。

按理今天开戏的懿旨应由兰儿传出。给她唱庆寿戏嘛！可她不愿自专，等慈安太后开口。

慈安太后也识趣，不愿从自己嘴里说出“开戏吧”三个字，给别人落一个“专横”的话柄。这样两宫太后谁也不开口。

倒是皇帝有点等不及了，于是脱口说道：

“快开戏吧！”

皇帝说了话，当然是传出了旨意，执事太监早向戏台走去……

演庆寿戏，首先要加一出《王母献寿》的开场戏，接着还要演一出《童子拜观音》的庆寿例戏。这两出戏算是戏班子对慈禧太后的祝愿，接下来才演主子们点中的戏。

因是给兰儿庆寿，所以第一出戏要由兰儿点。

一名执事太监垂首躬腰走到兰儿面前，双膝跪倒，把戏单子顶在头上，尖着嗓子说道：

“请慈禧太后点戏！”

兰儿伸手接过戏单子，一边巡看戏目，一边思忖着，最后在《贵妃醉酒》下面，用指甲掐了一道勾。

一会儿，台上由四名宫女引着头戴凤冠、身穿霞帔的杨贵妃上场了。

台下的人们都奇怪，兰儿在自己过万寿节的大喜日子里，为什么点这出悲悲切切的戏呢！众人的目光都刹时从台上移到兰儿的脸上。

兰儿平静地端坐着，看不出有任何异样的表情。

兰儿专注地看着戏。她觉得，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境与杨贵妃颇为相似。眼下，尽管有这么多人为自己祝寿，但她积存于内心的忧愁、孤寂和哀怨，却不能被拂去，依然丝丝缕缕地纠缠着自己。她有多少心里话需要吐出口啊！可是一句也不能说出口，也不敢说出口，只好借杨贵妃之口唱出来，用以减轻自己的压抑。

慈安太后最了解兰儿的心境，因此十分理解兰儿点这出戏的用心。她的脸上隐隐透出一丝幸灾乐祸，仰或是嘲讽的笑意，不由扭头看看兰儿，心里暗暗说道：

“这样也好，听听杨贵妃的诉说，心里也许会好受点，否则你会被憋死的……”

杨贵妃是由云官扮演的。

她万万没有料到，在慈禧太后万寿节会点这出戏，因此准备很不充分，甚至怀疑慈禧太后点戏时把“勾”划错了。但时间紧迫，不容他细想，只好在紧锣密鼓中上了场。

他边演戏，边偷偷观看坐在台下的慈禧太后。不知怎么，他的脑海里突然闪出慈禧太后春天在御花园召见他的情景。他至今记忆犹新，当时慈禧太后对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寄予极大同情，而且对自己和喜梅的离散也寄予极大的同情，出宫后便猜想到慈禧太后心里也一定装着一枚爱情的“禁果”。现在，这一想

法又突然冒出来，撞动着他的感情之弦，不由产生了共鸣，促使他把这种感情带入戏中，把戏演得更加感人。

兰儿象入了迷一般，痴迷地看着戏，感情的潮水已不由自主，随剧情而奔涌。完全控制在剧中人的手中。她甚至觉得自己就是杨贵妃，杨贵妃的哀怨完全是从自己心里流出的……

下面该慈安太后点戏了。

她点了一出《祈年殿》。

《祈年殿》这出戏，说的是秦嬴政十八岁在祈年殿举行加冕大典时，诛杀宦官嫪毐，逮捕兵仲父吕不韦，囚禁母后赵姬的故事。众所周知，假宦官嫪毐是赵姬后宫的情夫，吕不韦是赵姬的前夫，而且还有一种说法，说秦嬴政是吕不韦和赵姬的儿子。

看戏的其他人是看不出点这出戏者的用心的，而且谁也没有在这上面耗费精力，只顾看戏。可兰儿却敏感地发现，慈安太后点这出戏是心怀叵测的。显然，慈安太后把她视为赵姬，把荣禄视为嫪毐或吕不韦。

兰儿十分生气，但打定主意对慈安太后“退避三舍”，不作任何表示，避免两宫太后间产生矛盾。

一个人最大的无趣，莫过于自己的表现不被人重视。

慈安太后原本想借点戏一招，给兰儿带来一种不快，岂料兰儿根本没有反应，而且脸色平静得象一泓秋水，连一丝涟漪也未泛起。她受到了无趣的刺激，以为兰儿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的用心，于是决定作进一步的暗示。

想好了，她用手推推坐在两宫太后中间的皇帝，微笑着问道：

“皇儿，皇额娘点的这出戏好看吗？”

皇帝从小就是一个戏迷，不仅爱看戏，而且在后宫里还和太监们一起唱戏呢。他完全从看戏的角度看着这出《祈年殿》，觉得杨兆铭扮演得秦嬴政太棒了：动作潇洒大方，行腔字正腔圆，

道白清晰宏厚，“四功五法”无一不精。特别是杨兆铭的甩袖功，更令人叫绝。两条长约七八尺的白绸甩袖，在杨兆铭的手里挥洒自如地舞动，用以表现秦嬴政不同场合的心理活动和细腻感情，真是恰到好处，无可挑剔。

皇帝被杨兆铭的演技，逗得心驰神往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细腻的脸蛋上飞扬着奕奕神采。当他突然听到慈安太后的问话，毫不思索地脱口说道：

“皇额娘点的这出戏太好了！”

“怎么个好法？”慈安太后又问道。

皇帝只好把目光从戏台收回来，把脑子也从剧情里跳出来，眨着眼想了想回答道：

“儿臣以为杨兆铭把秦嬴政给演活了，真不愧是京都梨园界的泰斗！皇额娘，你看他那两条甩袖……”

慈安太后不满意皇帝这样回答她的问话，立刻用目光制止皇帝把话说下去。少顷，她用教导的口吻说道：

“皇儿，皇额娘点这出戏，可不是单单为了让你看杨兆铭的演技，是想让你学着点秦嬴政，做一个领尽千古风骚的好皇帝。皇儿，你能听懂皇额娘的意思吗？”

兰儿何等聪明，岂能听不出慈安太后的弦外之音呢！她努力克制着自己，不仅没有反唇相讥，反而顺着慈安太后的话，扭头对皇帝说道：

“皇儿，你皇额娘说得对，看戏不能只顾红火热闹，还要从戏文里学到知识。你皇额娘对皇儿，真可谓用心良苦。你一定要领会你皇额娘的心意，争取将来作一个嬴政第二。皇儿，你说好吗？”

兰儿的话，尽管不疾不促，娓娓而谈，但从话锋中不难听出，也是字字箭芒，句句戈刃，软中有硬的。

皇帝毕竟年幼，是听不懂两宫太后的话外之话的。只能从言

形词面上去理解，觉得她们都是为他好。于是，他朗声说道：

“皇额娘、额娘放心，儿臣一定效法嬴政，作一个有作为的皇帝！”

兰儿和慈安太后都笑了。但她们呈现在面部的笑容却是迥然不同的。其中差别在哪里，只有她们自己知道。

戏演完了，杨兆铭和另外几个角儿都被传到台下领赏。

兰儿因一时高兴，吩咐赏杨兆铭六十两银子，取个“六六大顺”的吉利；别的角儿，每人赏银十两；那些跑把子走龙套和文武场的一应人等，每人赏银五两。

慈安太后在这类场合，向来表现得十分慷慨大方，意在让别人说她厚道。放赏前，她原计划赏杨兆铭五十两银子，赏别的角儿们五两，赏其余人等二两。现在看来，只好改变初衷了。她吩咐玉子道：

“照慈禧太后的规格赏他们吧。宫里省着点，别扫了戏班里人们的兴。……”

她这后面一句话，明显是说长春宫没有翊坤宫银子多，她是压了后宫开销，用节省下来的银子赏三泰班的。

杨兆铭机灵得很，立刻领会了慈安太后话中的隐寓，急忙跪下谢赏。一瞬间，对慈安太后的感激之情，远远胜过了兰儿。

接下来是皇帝放赏。

皇帝戏看得高兴，又想表示自己对母亲的孝心，也吩咐李德胜道：

“照额娘的规格赏他们吧！”

三泰班的人们领到出人意料的赏银，都喜不自胜，排着队来到台下，给两宫太后和皇帝叩头谢赏。

至此，人们该离开漱芳斋了。

可是，皇帝高喊一声“小安子”，不得不使已经站起来的人们继续坐下，看皇帝喊安德海干什么。

“噎！”安德海从廊下快步走到皇帝面前，跪着答应道，“奴才听万岁爷吩咐。”

皇帝正襟危坐，装出大人的样子说道：“小安子，念你平日对圣母皇太后忠心不二，当差谨慎；也念你平日对朕格外关心，用心良苦，趁今日为圣母皇太后过万寿节，朕欲好好赏赐你……”

安德海不由大吃一惊，甚感意外，不由有点发怔。眨眼间，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从皇帝那认真的神情上发现眼前发生的事是真的，便连连叩头道：

“奴才谢皇上的抬举！”

皇帝要“赏赐”安德海绝非一时冲动，而是蓄谋已久的。

几年来，安德海仗着自己是翊坤宫总管，不仅对皇帝缺少尊重，总以一种大人教训小孩子的口气跟皇帝讲话，而且多次得罪过皇帝的贴身太监李德胜。因此，皇帝和李德胜几次密谋，要痛痛快快报复一下安德海。但投鼠忌器，碍在兰儿的面子上，一直未敢动手。后来，桂莲被撵出宫掖，皇帝从多方面了解到，其罪魁祸首就是安德海。这一来皇帝再也忍不下这口气了，在李德胜的参谋下，决定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人多眼多，惩治一下安德海。

皇帝装出苦思冥想的样子，皱着双眉问安德海道：“小安子，朕该赏赐你点什么好呢？”

安德海早在半年前就产生了“换顶子”的念头。他不甘心老戴那顶六品顶戴，想换一顶四品或五品顶戴，风光风光，高兴高兴。因此，他几次乖巧地向兰儿提出，但每次都被兰儿拒绝了。无奈，他把希望寄托在了皇帝身上，曾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李德胜，求李德胜从中帮忙，并答应李德胜，事成之后，将以百金相赠。

眼下，皇帝要赏赐他，他猜想一定是李德胜在背后帮了他的忙，不由对李德胜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。当皇帝问到赏赐什么好

时，他觉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向皇帝要“顶子”，会给人留下话把，受到别人的奚落，便绕着弯回答道：

“万岁爷高兴赏什么就赏什么吧！只要万岁爷高兴，就是赏了奴才不喜欢的东西，奴才也不会不高兴的。”

言外之意，是暗示皇帝最好赏一件他喜欢的东西。

皇帝早已为安德海准备了一顶“绿顶子”，意在把安德海侮辱为“乌龟王八”。他早想好了，自己不说出赏安德海“绿顶子”——他怕母亲因此而生气，责备他有意给翊坤宫脸上抹黑——而是逼着安德海自己提出要“顶子”。

皇帝开始逼安德海了。

他问道：“小安子，你父母还在世吗？”

安德海答道：“奴才回万岁爷的话。奴才父母双亡，他们过世都十几年了。”

“你有儿子吗？”

废话，太监怎么会有儿子！皇帝忍俊不禁，偷偷笑了。

“万岁爷取笑了，”安德海低着头解释道，“奴才是阉人，怎么会有儿子呢！”

安德海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却不由“咚咚”乱跳。他害怕有人向皇帝告了密，知道他是一个假宦官，家里还娶了一个妓女作老婆，向皇帝告了密。

“看来你是上无先人，下无后代了，朕也不好封赐他们，只好在你头上打主意了。小安子，你自己说吧，你喜欢什么，朕就赏给你什么吧！”

安德海骨碌碌转着眼珠子，寻思怎么巧妙地把自己想“换顶子”的意思表达出来，但一时又想不出得体的表达言辞，只好虚晃一枪，试探虚实。

他说：“奴才不敢有何奢望……”

“别这么说，”皇帝显得十分认真地说道，“朕是真心问你的。”